

未來之陶養

著 蘭 胡
譯 祈 光 王



中華書局印行

國 防 叢 書

第 八 種

Fuller 著
王光祈譯

未 來 廣 義 之 陶 養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譯者序言

本書係英國著名軍事著作家及改革家胡蘭 (J. F. C. Fuller) 將軍所著。原書名爲將材之弊端及其改革 (Generalship, its diseases and their cure, a study of the personal factor in command)，在倫敦出版。其後德國書局將其譯爲德文，編爲軍事叢書之一，名爲未來之將軍 (Generale von morgen)。本書係依據德文譯本，並名爲未來將材之陶養，以與該書所討論之內容相合。譯本或與原作，有一二輾轉錯解之處。但多係無關宏旨，蓋著者主要意見，固已在書中，再三闡明無遺故也。書內所言，係針指上次歐戰行軍之各種弊端。其情形不必盡與吾國相合。但吾國現當國防萬分緊急之秋，未來大戰，不久終將臨頭，爲避免重蹈他人錯誤起見，殊有取而參考之價值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王光祈序於德國波恩大學。

未來將材之陶養目錄

譯者序言

導言

第一章	歐戰中之將材	二
第二章	將材之實質	一三
第三章	將領親臨戰線之例	二四
第四章	業經察出之弱點	三七
第五章	改革之法	五二
結論		七六

附錄 名將之年齡……………七九

〔附〕王光祈著譯各種書籍一覽表

未來將材之陶養

導言

在一九二一年夏季之時，有一法國軍官，曾告余下列一種有趣故事：

『當滑鐵盧（Waterloo）一役，有一法軍大佐，名為克迺莽（Clement）者，武勇異常，但其頭部不幸為彈所傷，拿破崙既聞其勇敢及受傷之事，立令人將其擡至農家田院之中，蓋參謀處醫官那納（Larrey）曾在該院之中，設有外科手術專室故也。

醫官那納瞥見之下，知非立施手術，不能救治，因即用鋸，將其腦蓋鋸開，把腦取出，放在棹上，以施治療手術。

正值此時，適有一位大本營參謀官，奔至手術室中，大呼：『克迺莽將軍在

此否？』

克迺莽聞之，乃將身坐起，答曰：『否！但大佐克迺莽却在此處。』

該參謀官乃上前將其熱烈的抱住，並言『法皇一聞克氏勇敢情形，大爲驚贊不已，立在前線之中，將君升任將軍。』

克氏乃用手將雙眼一揩，隨即將身滑下手術棹子而立，並將其腦蓋裝在無腦之頭上，竟離手術室而去。醫官那納大驚，趕前呼曰：『我的將軍呀！你的腦筋！』而是時克氏反加其前行速度，並回頭言曰：『有何用處？將來絲毫無用！』

在下面簡短討論之中，即欲證明克迺莽對於將軍亦須用腦一事，實未嘗明瞭。但彼之勇敢精神，却爲一般真正將領所必具之條件。

第一章 歐戰中之將材

『行軍而含一種例行公事的機械化的性質，將使戰爭成爲一種野蠻的腐心的混殺，並釀成一切階級相仇與服務觀念不正之原因。我們陸軍中之年

長將官，無論其職位如何優崇，必須從新學習。一如海軍將官嘗與士卒同其甘苦。此種訓練，乃係吾英軍人舊日習慣。不幸於上次歐戰時，往往將其忘去。』

上列諸語，係余錄自少佐赫德(Head)所著加利波利之光榮 (A Glance at Gallipoli) 書中。該書內容，極屬有趣，富有爲人精神。以後余尙將從中引舉一二語句。吾人今日對於此君所言，實有加以考慮之必要。尤其今日英國軍隊，正遇巨大難關。根本改革之聲，反動革命之勢，到處皆是。倘若吾人不願全體陷於瓦解，則當前問題，必須一一加以解決。現在世界政治之高壓情勢，直使未來戰爭，日益迫切；以致國家破產，一切解體，軍隊破壞。而且機械之進步，愈使軍隊日趨機械化。所有西方文明日益陷於不安之狀。

我們軍人，現在正如人處暗室之中，摸索門鍵窗鍵。我們固知：所謂『以戰止戰』者，確係一種夢想。我們亦知：歐洲不安之狀，以及亞洲騷擾之局，一俟時機成熟，戰事終將臨頭，一如往日情形，在此狀況之下，吾人却須不用一點穀桿，

只用少許粘土，以燒製磚瓦。正如葉沙牙斯（Jesaja）所謂：『我們有如盲目之人，摸索牆壁，彷彿沒有眼睛一樣。我們身處正午之時，亦復隨地瞎撞，正有如身處黃昏之際。我們正如死鬼一樣，終日處於黑暗之中。』

現在時代之所以如此黑暗者，實因許多人士喪失頭腦之故。懦弱退讓之精神，實使彼等永遠陷於麻木之狀。並將一切真實困難情形，愈為擴大，有如濃霧作用一樣。現在世界所最缺乏者實為勇敢無畏之精神，以及樂於負責之將材，自願犧牲之人物，居於要津。上文所引赫德之言，其意以為無論民族與軍隊，皆非一種機器，有如無機金屬物質所造成。乃是一種血肉構成之生物。勇敢實為其主要原動力。吾人一閱人類歷史，便知最古時期，一切具有意義與價值之行爲，即以他人所不敢爲者，而一人（無論男女）獨敢毅然擔任爲可貴。恐懼心理將使一切陷於朽敗。恐懼不但係天生性質，有時亦爲環境所養成。換言之，懦弱之性質，有時亦由於不良制度之結果，以及未來危險之心理上影響。

現在陸軍之汽車化機械化，正與七十年前海軍相同。或以爲此種進化爲有益，或以爲此種進化爲有害。但有一點可以斷言者，即吾人若將下列一事忘去，則表面一切改革之得失，皆無重大意義：

『軍器雖日趨機械化，而使用軍器者之精神，却不宜加以機械化。』

自歐戰前數年起，關於戰術一事，逐漸成爲一種死板文章，流爲一種極端物質主義。其咎不專在機關鎗火力之日猛；而一八七〇年以來，近代軍隊之機械化，亦與有力焉。按此項機械化，在工廠中，實爲造成勞資雙方決裂之原因。據余所見，機械化之主因，係由於事務規模日益宏大之故。以致軍隊之指揮者，工廠之督辦者，不能不採用一種機械化之方法。指揮者之責任既日趨於熟練事務一途，其精神方面，遂不免日流於退化。

從此工人與兵卒，皆自覺己身僅係巨大機器中之一種毫無靈魂的輪齒而已。所有精神，從茲喪失。所有照耀戰爭與工作之光華，皆從茲消滅。以致工作

與戰爭，成爲一種絕對的殘殺。從前一般兵卒，嘗與彼之將領相見。彼等對於將領甘心服從，情願效死。彼等嘗見本軍將領在前線中，與彼等並肩而立。至少亦是緊立其後，同彼等與死相拚。彼等曾親見屋爾夫（Wolfe）將軍在阿伯拉黑謨（Abraham）山上，如何陣亡。摩爾（Moore）將軍在柯絨牙（Corunna）地方，如何戰死。以及惠靈吞（Wellington）元帥之在卡德伯那（Quatrebras）與滑鐵盧兩地，如何身臨火線指揮戰事。而在上次歐戰中，則彼等不復再與將領相見；只是間或聽得彼等將領住在極遠極遠之安全所在，及別墅辦公室中，指揮一切而已。彼等往往不知將領姓甚名誰。故將領一物，對於士卒，只算一種神怪。可以令人恐懼，但不令人瞻見。其結果戰爭一事，遂變爲下級軍官領導一羣兵卒，與敵人互相廝殺之局。正與廠中工人作業，只靠工頭指揮一樣。豐功偉績，於是不復存在。所有將領個人權威，從此不復令人有所感覺。一般士卒，缺乏一位真正首領；一位用血與肉造成之首領，恰與該士卒自身之爲血肉所造成者

一樣；能視，能聽，能感覺。對於士卒，亦能時常盡其監視、責備、獎勵之職。尤其是能與士卒，同生同死。並非遠處戰線後方十分安全之大本營中，以頒發其機械式之命令。

少佐赫德以專門家資格，嘗發有力言論。彼對於加利波利一役陣亡之英勇少佐魏理（Wylie），曾作下列之言曰：『彼在戰線陣亡，死後授以維多利亞十字勳章，可謂十分得當。蓋彼之戰功，迥異平常故也。此種將領模範，雖其結局不必人人如是；但其精神，却可爲世效法。如此將材，理應成爲一般將帥之通例，不應只作一種例外。僅見之光榮而已。或者有人疑問：該少佐之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，是否其功確實大於彼之士卒云云。此種疑問，固屬有理。但在事實上，則係兩方皆各盡其職。彼爲引導士卒之人，士卒爲聽彼引導之人……此在吾國久已成爲習慣。即在西班牙圍攻一役，而各位將領亦係無不身先士卒，攻入要塞。迨此種良習漸失，而戰爭一事，遂成爲一種拖延困苦不得結局之格鬥。以致

空流許多鮮血，犧牲無限生命。在後方將領（包含參謀人員）及前線兵卒之間，信任與犧牲之關係，從此解除。蓋共同犧牲之志，實爲將領與兵卒結成一氣之要素故也。』

在法國方面，關於加利波利一役，以及其他歐戰各役，其將領戰功桂冠之上，往往不免帶有白癩小點之瑕。

少佐赫德又引瑣費拿（Suvla）海灣登陸一事爲例。『主帥既將攻擊命令發出之後，以爲無須再行監督彼之下級軍官一一實行。彼將實行之責完全委之下級軍官。因該軍官等素稱幹練故也。彼以爲無須監視該軍官等，是否依照命令，一如彼之意旨，加以實行。彼自覺彼之責任已盡，從容隱居於遼遠之白諾斯（Imbros）島上。坐待彼の奇巧命令實行後之勝利消息。（著者補註：英國軍隊在初次安查克（Anzac）登陸之時，其主帥不在音白諾斯島上，而在「皇后依利薩伯」（Queen Elizabeth）艦上。該艦裝有大砲，以助軍隊登陸。

之舉。假如惠靈吞、屋爾斯迺（Wolsley）、羅伯特（Robert）諸人靈魂，從阿崙蒲（Olymp）高岡下視，將如何渴望，自赴火線交戰，以展其大將之才。使從前行軍自由精神，再現於戰場之上！』

在帕斯達迺（Paschendale）地方之情形，亦係令人同樣可駭。誠然，當時固無一人相信，總司令或軍長將親身率其衝鋒隊伍，攻過此項擊毀無餘之澤地。該司令除發出攻擊此項極利於守不利於攻的地點之命令外，更無何等舉動。其結果，開戰不久之後，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竟使前線困於泥中之隊伍，與彼安居溫室之司令，完全斷絕消息。此種可怕之屠殺，實爲英國軍事史中，最無意義之戰役，永遠傳於後世。

此外，尤有駭人聽聞者，當英國軍隊既在雨派爾（Ypern）地方大受損失之後，復於次年三月，爲德人所擊，大亂而退。吾人於此危險情形之下，眼中所見何事？即英軍前線，尙未被人擊破之際，而主將及其參謀人員，業已收拾行李，

預備逃走。迨敵人追跡而至之時，於是手忙腳亂，痛打電話。繼而本軍大本營向後大行撤退，各師行營亦然。如此騷擾者若干日，前線兵士被其拖退，只留十分疲敵之後哨，只是若干下級軍官及兵卒，與敵相見。吾不知納帥（Nap）在天之靈，對此行軍原則，將作何種批評？

如果上面所述，未免言過其實；則余當時實爲親身經歷其事，目覩此項慘象之人。其時全軍向後奔退。因爲各位高級將領中（除了一位例外，）實無一人，督率兵士奮勇前進，明紀律之義，用石以止倒退車輪者。各位高級將領自身，雖非懦弱之流；但却無一人想及此事。只有一位例外，爲余當時親眼所見，現在爲余所欲表出者，即其中有一師長，立在最前線之中，與其士卒相伍。余當時曾見各士卒，臉上無不表現一種信心及喜色。其實該師長並未有所作爲，只是身臨前線而已。但此種身臨前線之效果，殆有如一種奇蹟。因此，喚起及加強士卒自信之心。此種將領，實爲深知親身聯結士卒之益者。

在此次世界大戰平淡一色之中，得見如此一位將星，令人精神爲之一振。爲公道計，吾人對於敵軍將領之勇，此處亦必加以表出。當第一次安查克登陸之時，英國總指揮尙在音白諾斯島上。而土軍主將凱末爾特趕到沙里巴野爾（Sari Bair）山坡最前哨之處，親身偵察英軍之人數及其攻擊方向。至於八月間安查克之攻擊，其時德國將軍坎崙改色（Kannengesser）正任某隊長官，亦復身先彼之後，備隊伍衝入陣上。其後敵方機關鎗彈子，擊中彼肩。但彼猶勉強立於陣上，指揮軍隊應戰，直至被人將其擡往醫治之時而止。甚至總司令桑德斯（Liman von Sanders）本人，亦復同日趕往安拉佛塔（Anaforta）高岡，親身督率其微弱軍隊，死守該處。

以上所述，雖屬於敵軍將領之勇敢，而余仍不惜加以表揚者，誠以勇敢爲一切精幹軍人之共同天職。並欲藉此證明，真正將材今日尙未完全滅絕。

余生平曾見過一種軍隊，其行軍精神，適與舊日優良原則相合。即英國坦

克車隊是也。其將領及參謀人員，皆係少年之人。總司令部中最老之軍官，尙不到四十歲。軍長愛理斯（Elles）中將，嘗在康伯迺（Cambrai）戰線之中，自駕坦克車，居於各車之首，衝入敵陣。此種軍長身先士卒之舉，實其他各軍所不敢引以自豪者也。余確知各軍方面，每當交戰之際，實未有將其參謀人員，毅然遣往前線，一如該坦克車隊者。在阿那（Arras）、雨派爾、康伯迺、阿敏（Amiens）各役之中，該隊參謀人員，無不自赴戰線，往往直至先鋒車之後。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三月初次慘敗之時，該坦克車隊之將官，無不向前衝戰。甚至於該隊祕書部人員，亦復隨同彼等赴戰。余在此役之中，親身觀察，深信：如果其他各軍，一如坦克車隊之所為；換言之，一切將領及其參謀人員，均向前線猛進，而不後退；則敵軍必仍停留瑣買（Somme），不敢前進，斷不能逼近阿敏，僅有一個砲程之遙。反之，有一事極為昭然，而且法國方面各種戰役屢次證明者，即毀滅軍隊戰鬪精神最有效之方法，實無過於該軍將領自居於安全所在是也。如果一軍之